

黃茂材曰此章所以重發明大國者下流章之義以江海喻之又見其道之大而能下者也孰得而爭之

程大昌曰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有其善而能下人則天下歸之如

百谷之歸江海矣

十六

是以聖人欲上入以其言下之欲先入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易於屯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厭易曰百姓與能碧虛子陳景元曰陸希聲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為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為德而為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為德而為天下所先上夫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所以言先上者

舉聖人以勸衆人耳然則聖人之處先上者豈爭而得之耶書曰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

穎濱蘇轍曰聖人非欲上人先人也蓋下

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王雱曰聖人豈計利而為此哉亦德而已矣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故常為天下貴

陳象古曰孤寡不穀以言下之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官室而盡力乎溝洫以身後之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五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六

長三

宋鶴林彭祖纂集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注曰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其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肖似也天下之人皆言我道虛無廣大光而不耀感德者愚無所象似猶如不賢我道虛無廣大不為下士所信故似不賢也若賢而使人稱美之不待于今亦已久矣若為人所稱美其道豈足為大耶細小也夫老子謂士成綺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此乃老氏不以賢美為貴久矣審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之矣  
涑水司馬光曰言異於衆人  
穎濱蘇轍曰夫道曠然無形類然無名充適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

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臨川王安石曰夫道之大則不可以名故  
似不肖小則可以名故若肖故曰若肖久  
矣其細也夫

達真子曰凡以此肖彼則有形有體也有  
形有體則必有形體之所勝而不能為無  
敵之大也唯道無形無體凡所以言大者  
莫能勝若肖則為更大之所勝終不免細  
之名也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黃茂材曰天下惟道為大又孰有肖似若  
有肖似則道亦是一物也何足以為道  
程大昌曰特不與俗肖而與道肖也為其  
不與世俗肖足以見其大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  
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  
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  
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以慈為行勇於濟  
物語曰仁者必有勇謂勇於救難水火可  
蹈不懼之謂也儉約其用者必能廣於賑

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  
必能成器用之長易曰用九見羣龍無首  
吉此所謂道大似不肖也

顏瀆蘇轍曰道以不似物為大故其運而  
為德則亦悶然以鈍為利以退為進不合  
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  
而吾之所謂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  
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為賢而以  
慈忍為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  
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世以廣大蓋  
物而以儉約為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  
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世以進銳為  
能而以不敢先為恥不知進銳之多惡於  
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為器長  
也蓋樸散而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自  
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  
所共疾也為衆所疾故常近於死  
臨川王安石曰慈則能柔柔則能勝天下  
之至堅故能勇儉則知足知足則常足故  
能廣不敢為天下先則物莫為之先故能

成其器長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為  
衆所疾故常近於死

清源子劉驥曰夫道之至大然有三寶可  
以寶而持之慈以愛物應世之寶也儉以  
自愛修身之寶也不敢為天下先則挫銳  
解紛體道之寶也慈則果敢於濟難故勇  
儉則寡欲而易足故廣不敢為天下先則  
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能成器長若  
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三  
者人之所共疾也則剛強之徒有死之道  
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  
之

御注曰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  
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  
效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碧虛子陳景元曰三寶之中慈最為貴故  
偏數美也且慈兵入於敵之境也則人知  
有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  
穴立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而厚

歸之則人人悅之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過美食歸降者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如是則何必陳兵於野戰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為守固哉天道福善禍淫善人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所以天將救助之者以其主將能用慈仁衛護於士卒人民也此皆道大似不肖者也

穎濱蘇轍曰以慈御物物之愛之如已父母雖為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

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

達真子曰慈則眾無不歸故以戰則勝無不共力故以守則固凡天將拯救其人者必使有慈以衛之也

葉夢得曰雖然我自處已易物無所不濟難故即三者推慈以為先而終復明之以為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為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怛然有期於天下者歟

清源子劉驥曰三寶之中慈最為貴所以再言之慈以愛人愛人者人常愛之為之效死可以無敵於天下故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則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

黃茂材曰慈愛之人無害物之心物亦無害之者宣特戰則勝守則固哉物無害之則可以長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程大昌曰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我能慈人且為我勇故遇戰則勝遇守則固設有不及天且以其慈而加佑助焉去邪而岐周以與是其救也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

穎濱蘇轍曰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也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於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為用誠

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勇而不武威而不怒不爭者勝負先動者必敗謙下則人與為用忽慢者人不為力

程大昌曰老氏論兵常惡乎爭勝於兩陣之交而貴夫圖全於未戰之前正其重用人命焉耳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涑水司馬先曰德與天合自生民以來無以加也

黃茂材曰老子言兵皆有為而發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然非深知兵者安能言之熟論此篇之義正使太公穰苴孫武之傳亦不過此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御注曰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不嗜殺人故

難進而易退

碧虛子陳景元曰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戰為本夫兵者必以先舉為主後應為客且聖人之兵常為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應敵而後起者所以常為客也進少而退多者是沈機密用重敵之意也夫行師在乎止敵貴乎不爭雖行止敵不行殺心既無殺心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故行無行也又將奮臂而先登則若無臂而可奮以其惡殺而尚慈也夫有道之君縱有凶暴之寇妄動而來則告之以文德示之以義兵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雖有仍引之威而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敵既遠退干戈戡藏雖有持執之儀而無兵可執故曰執無兵

涑水司馬光曰主謂以強兵為己任客謂人加於己已不得已而應之

穎濱蘇轍曰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苟無意於

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

達真子曰不能不有其己不能不專其性莫甚於用兵也故用兵有言可以托其至道之心矣設若雖用兵之時猶不敢為主而為客則是不自有其己不自專其性心不事於殺伐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心不勇於勝敵者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御注曰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喪其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不可得志於天下矣聖人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以慈為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是謂常勝

碧虛子陳景元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則天下皆敵也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亦吾敵也一家亦吾敵也一身亦吾敵也故王者不遺卑小之臣即得萬國之

惟心公侯不侮於綵寡即得百姓之惟心志士不忘於修身即神悅而天樂然後可以全吾寶寶幾亡吾寶者何哉我本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於無敵非吾志也抗舉也夫兩國舉兵相加也哀者慈愛發於

哀誠之謂也則由其君之有道也若夫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臣之節盡得事君之義則何向而不勝哉

穎濱蘇轍曰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為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輕敵必敗之因也失計則死得計則生其所係之大者莫若於生與邦家之重非寶者何以兵相抗愛士則哀其臨敵以身視士卒不以鬪戰殺人貪功為樂必勝也

黃茂材曰自周之衰大道不明人偽長而天真失天下之人溺於聲色嗜慾以喪其生者十常八九故曰輕敵者幾喪吾寶老

子所以再三言之不已深哀其禍慘於共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注曰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

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

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

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耳

碧虛子陳景元曰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

又曰少則得又曰為無為事無事又曰不

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又曰行不言

之教並是無為分內簡易之道言則不煩

行則不勞是易知易行也莫能知行者下

士也

穎濱蘇轍曰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

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

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

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

行之乎

王雱曰凡天地之難事皆起於捨本逐末

與妄為構故內外交亂奇物滋出而智者不能勝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至簡至易無出

於道平易道通何可難行以其至簡非思

慮擬議之能喻故莫能知以其至近非步

驟遲速之能至故莫能行

清源子劉驥曰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以

其見善不明用心不剛敗道於有為喪生

於多方

言有宗事有君

御注曰言不勝窮也而理為之本事不勝

應也而道為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

下無難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宗本也君主也百家之

言雖殊途而同歸於理得理者忘言故言

以不言為宗本萬緒之事雖異趣而同會

于功成而遺事故事以無事為君主此

以不言無事為教豈不易知易行耶

穎濱蘇轍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跡

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

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

劉棻曰天下莫能知吾之易而知其難者

蓋有宗莫之知也天下莫能行吾之易而

行其難者蓋有君莫之知也

達真子曰天下適於詳而不能反約離其

本而不能歸要故曰莫能知莫能行言有

宗為言有宗主所謂約也事有君為事有

君領所謂要也

陳象古曰宗君強名也在知其要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百家之言不勝窮也當捨

其言以求其意得意則言可忘忘言者事

之宗也萬緒之事不勝應也當棄其事以

求其理窮理則事無事無事者事之君也

言得其宗事得其君則知一氣之動作為

變化之樞機煉形中之神修神中之真內

澄一景萬氣流行恍恍惚惚其中化物窈

窈冥冥其中有精

程大昌曰宗者族之總也君者臣之總也

道者事之總也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御注曰小夫之智不離簡牘雖曰有知實

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不我知猶不知我也不

知我之道大而謂似不肖也

涑水司馬光曰有知則知道矣

穎濱蘇轍曰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

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

是以終莫吾知也

○黃茂材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

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

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豈非其無知

故不吾知耶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御注曰有高世之行者見非于衆有獨智

之慮者見驚于民故有以少為貴者

涑水司馬光曰道大故知之者鮮

穎濱蘇轍曰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

臨川王安石曰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

聞道則大笑之惟其大笑故知我者稀惟

其若存故知我者貴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知我者稀則我

之道不與世相往來我乃貴矣若人皆知

我則我不足貴也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注曰聖人藏于天而不自銜需

穎濱蘇轍曰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

清源子劉驥曰被褐則和光同塵外與人

同懷玉則抱道蘊奇中與人異

○程大昌曰褐者日用之不可無舉世所共

也玉者難得之貨富者所獨也知我者稀

固足以見吾道之上矣而聖人不自異

也還以聖不可知之妙而藏諸日用共由

之間以期乎人之皆能也此孔子所謂二

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聖人之稟氣純粹而

天性高明內懷真知而萬事自悟雖能通

知而不以知自矜是德之上也故曰知不

知上夫中下之士受氣昏濁而屬性剛強

內多機智而凡事夸大實不知道而強辯

飾說以為知之是德之病也故曰不知知

病此亦所謂知者不言而言者不知也

涑水司馬光曰知之如不知則遠怨不知

而強知則招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知謙而曰不

知是實勝於名故為上不知而曰知是名

過於實故為病

○清源子劉驥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

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所以至人無

為大聖不作無知而無不知無為而無不

為通於一而萬事畢其知出於不知故知

不知尚矣衆人務多知而樂通物於不知

而知之弊精神役思慮以文滅質以博溺

心故不知知病矣

黃茂材曰夫深知道者與道為一尚何有

知哉此為知之之至若夫世人未嘗知道

乃自以為知之之病又甚於不知者焉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御注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陳水司馬光曰病人能自知其病斯不甚病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能知病為病則終不為病聖人緣何不病聖人知病為病終日循省是以不病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所以不病以病其病而去其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御注曰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

惡積而不可揜易曰何校滅耳十四

碧虛子陳景元曰大威謂死兆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夫人立身以憂畏為本若以小惡為無傷而不憂畏遂積之盈貫以致乎大威至而不可逃

也嚴君平曰大威已至乃始為善當是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顏瀆蘇轍曰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乘之

終身惴慄之不暇雖有大威而無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大威燁然見於前矣

劉棻曰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衆人不知畏天之威故大威至矣

清源子劉驥曰世俗之人不知天命不畏天威以小惡為無傷而不知憂畏然積之足以滅身以至大威至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大威謂死兆也

黃茂材曰夫民冒險而行死亡有所不顧何威之畏不畏威則大威及之執為大威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是也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御注曰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

而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適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為有枯亡之矣枯之反復則夜氣

不足以存彼保合太和而無中道夭者無厭其所生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古本作狎狎習也所居謂所居之處也厭惡也所生謂道也言畏慎之人凡居處當擇善隣無習惡友清靜

自守使災禍莫干形全神王斯所謂畏慎之深也人不可厭惡其道當服勤尊仰則可以永保元吉也若縱其欲惡厭道慢德則禍不旋踵矣

顏瀆蘇轍曰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為己守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巖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圍於物也故教之

曰無厭其所生夫惟聖人不狹不厭與人  
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  
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

劉槩曰無狹其所居德之地也無厭其所  
生德之本也德之地盡性也德之本至命  
也

清源子劉驥曰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所以畏威也居者性之宅也擴而充之無  
狹其所居則居天下之廣居與萬物同其  
情與虛無同其體生者氣之聚也寶而持  
之無厭其所生則合太虛之至精與天地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曲士不可語於道  
或狹其所居或厭其所生也小智自私惑  
於存想狹其所居者也棄有著空蔽於斷  
滅厭其所生者也夫道不棄人人自棄道  
人若不厭道道亦不厭人故夫惟不厭是  
以不厭

黃茂材曰無厭其所生欲其好生也夫能  
好生則能長保其生何厭之有  
程大昌曰不厭之一語方且重複言之者

其一在上其一在下也夫惟不厭者君上  
不厭也是以不厭者民多賴也故曰夫惟  
不厭是以不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  
取此

御注曰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  
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是  
者廢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  
而無憂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所去取  
抑可見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若夫去彼自見自貴之  
情縱而取此自知自愛之畏威得其尊道  
奉天之理而天道亦不厭惡於是故威  
罰外消而生道內足也

頴濱蘇轍曰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  
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  
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  
畏去而後大威至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自知消息損益  
惟道是從不自見功能求顯於世保身自

愛內自修鍊不自貴其身而耀俗彼謂外  
物此謂自真

達真子曰所居不能無狹所生不能無厭  
者蓋由乎自見其自知之性自貴其自愛  
之心也唯雖自知也不自見雖自愛也不

自貴則所居不狹而廣所生不厭而善故  
聖人去彼自知自愛之情取此不自見不  
自貴之心也

黃茂材曰知者在心見者在目故知可自  
而見不可自愛者在我貴者在人故愛可  
自而貴不可自去彼去其自見自貴者也  
取此取其自知自愛者也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十六

五二

六